

致命六合彩

庄家巧设迷局

彩民前赴后继

警察全力出击

林筱聆 著

ZHI
MING
LIUHECAI

 海峡文艺出版社

致命六合彩

LIUHECAI

📖 海峡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致命“六合彩”/林筱聆著. —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09.4

ISBN 978-7-80719-246-6

I. 致… II. 林…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46744 号

致命“六合彩”

作者:林筱聆

责任编辑:唐晓燕

出版发行:海峡文艺出版社(网址:www.hx-read.com)

社址:福州市东水路 76 号 14 层 邮编:350001

发行部电话:0591-87536724

印刷:福州力人彩印有限公司

开本:787×1092 毫米 1/16

字数:250 千字

印张:17.75

版次:2009 年 4 月第 1 版

印次:200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80719-246-6

定价:29.8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寄承印厂调换

序

杨少衡

林筱聆带来了厚厚一迭书稿。我问是新写的诗吗？原来不是，她的新作是一部长篇小说，题为《致命“六合彩”》，写一个发生在城乡广阔地带的现实故事，牵扯几个家庭，若干城乡不同阶层人物，涉及到一个很特殊的名词，叫做地下“六合彩”。

我知道林筱聆写诗，供职于安溪县文联。我所在的单位近年一些文艺活动与安溪相关，屡屡叨扰林筱聆，以及她的领导与同事们。我读过林筱聆的诗作，她的家乡盛产茶叶，号称茶都，铁观音的王国，她的诗作让我感觉到一种新茶的清香，得益于其家乡山水之韵。诗歌的天地于她无疑还非常广阔，大有前景，是什么原因让她忽然要去写长篇小说，涉足另一个文学领域？

看过她的书稿，感觉豁然开朗。我在这部小说里看到了鲜明的地方风物，感受到浓郁的闽南风情，领略到一幕幕鲜明的当下社会生活图景。

我曾长期生活于闽南，数十年前曾在漳州属下的一个山区乡村插队，我所在的地方与安溪相邻。当年我们在乡村种茶，茶苗来自安溪，村里修建烤烟房需要木料，我们翻山越岭走入大山深处，从安溪购买木料，用肩膀扛回。印象中的安溪山地满目青翠，民风淳朴，令我历久不忘。数年前我在家乡漳州工作，当地一些县为地下“六合彩”骚扰，有关部门全力以赴，防范打击。当时听到了许多这方面的故事和传闻，知道地下“六合彩”瘟疫般汹涌以及它在闽南乡间造成的灾难。读林筱聆这部小说稿时，往昔记忆纷至沓来，让我感受颇多。

林筱聆这部小说涉及的题材相当独特。就我所知，她笔下因地下

“六合彩”泛滥引发的故事发生在我们身边已有数年，为我们耳闻目睹，至今屡见于报章，却少有文学方式的表现。林筱聆这部小说选取这个题材，对读者极具新鲜感。小说对地下“六合彩”的源流演变，它在城乡间的肆虐危害，以及人们与之的斗争做了非常生动的描绘，让读者如临其境。小说中非法博彩危害城乡，无孔不入的种种景象触目惊心，也发人深省：彩头凭什么操控蛊惑，上下其手，牟取暴利？不良公务、警务人员介入其中，贪婪分肥，其因为何？上当群众痴迷愚昧，如吸毒成瘾，时喜时悲，最终血本无归，倾家荡产，悲剧何来？相关部门加强打击，社会积极力量共防彩灾，又留有什么启示和教训？通过小说里的事，读者自有感悟。记得当年听到地下“六合彩”作怪的种种传闻时，我曾极为困惑，特向一位朋友询问根由。朋友从其老家乡村给我找来一份“码报”，那上边的图案数字让我感觉有如天书，难以理解它们怎么会那般妖魔，吃人无数。此刻读到林筱聆这部小说，许多不解顿时明朗，原来如此。这小说对于我们认知该情境无疑大有助益。

评说一部小说，除了看它写什么，还在于怎么写。林筱聆写诗多年，转写小说对她是一种挑战。她如何应对这种挑战，从一种思维、表现转入另一种思维与表现？读小说时，这个想法一直让我饶有兴致。我发觉林筱聆转得很到位，这部小说在故事安排、情节构思、人物设计、结构组成等种种小说要素方面，都十分用心，处理也都比较合适。小说里的女主人公林若董既是主讲述人，又置身诸多关键人物及矛盾之中，她的父亲是位基层领导，男友侦办彩案，母亲和女友却陷于彩灾。女主人公在从事自己的事业，践行自己的理念之际，不能不为种种矛盾所牵扯，为种种复杂情感所困扰，故事情节、人物命运由此悄然展开。这种笔法显然不是诗歌方式，它属于小说，林筱聆运用娴熟，不逊于许多小说老手。这部小说还让我感觉到依然存有诗歌作者的痕迹，它颇显轻灵，却也比较单纯，其得失可能都来自同一个方向。

林筱聆曾经在基层乡镇从事过多年宣传工作，有着比许多同辈人更为丰富的阅历，这部小说展示的社会生活图景，显然得益于她的经历。她写作这部小说，是否也因为自己的经历，以及因之而来的对社会现实问题的关注和认知？小说也许是让她更充分表达的文学样式。不管答案

如何，把拥有的资源和能量化成小说作品，于她刚刚开始，表现却已不俗，人们有理由充满期待。

题 记

祸因赌起。赌如漩涡。

当地下“六合彩”肆虐无数个乡村、城市，从耄耋之年的老人到事业有成的青年，从机关干部到乡野村民，富裕的，贫穷的，聪明的，愚蠢的，成千上万人带着美丽的梦想被卷入漩涡之中，不能自拔。这个巨大的漩涡不仅吞噬了人们辛苦创造起来的财产，而且吞噬了人们的思想和灵魂。财产没了，人们还可以再创造，可思想与灵魂迷失了，人们便成了手无寸铁、受人摆布、任人宰割的一具空空的躯壳。人啊，愚昧的人啊，是什么迫使你迷失了心智，是什么令你迷失了自我？我该拿什么拯救你们于漩涡之中，于漩涡之边？

多希望有一双有力的手，钳住你利欲熏心的欲念；多希望有一座光明的灯塔，照亮你无知的黑暗……

山城。宁江县。新一轮热火朝天的开发与建设。推土机，起重机，大卡车……大街上时不时扬起的灰尘几欲将旧日的容颜遮盖，也使得呼之欲出的新貌多了一层朦胧的羞涩。

环绕县城的是一条宁溪。虽说是溪，却常年蓄着高高的水位，水流湍急，颇有江的汹涌气势，宁江县因此得名。站在宁溪大桥上，眼看着脚下一个个急促的漩涡有力地旋转，难免使人有眩晕的感觉。漩涡的中心会转出一个个小圆圈，正是这些看起来还有些艺术造型的可爱的小圆圈却足以吞噬一个个生命。每年暑假，都会发生学生溺溪身亡的事件，最近一两年因还不起赌债而跳水自杀的事件也时有发生……

“羊来鼠来，3237发大财，三六两边报佳音，不明之处请联系香港白姨13xxxxxxxx”林若萱刚打开手机，短信就响了起来。

又是“六合彩”！林若萱很惯性地微皱了一下眉头，就要按删除键。但很快地，她又兴奋地从抽屉里找了枝笔煞有介事地记了起来。此次暑假，她可是领了单位的一个大任务，而这个任务的主体正是地下“六合彩”。

2002年师大中文系毕业后，林若萱考进了中共宁川省委党校，毕业后在社会学研究所工作。要说以前，林若萱对自己的祖籍并没有太强的地域意识，在她看来那只是个人信息登记表上例行公事的一个符号。可是最近，她却开始为这个祖籍背景下的文化符号而伤透了脑筋。

那天，所里组织学习，前前后后有五六个同事分别收到了“六合彩”短信，什么“本期内部玄机诗：一九明特三三开，二四过数三八中。特别留意：2+1=? 首次来电包中，详情请拨：139xxxxxxxx，联系人白小姐”，什么“暑假来临之际，六合彩公司特向广大彩民透码，本期两肖中特，是狗非龙，本信息真实可靠”……这一来，原本的政治学习不由分说锋头一转变成了声讨地下“六合彩”的集体行动。作为全省最先衍生地下“六合彩”且最为泛滥的宁江县被当场套上了地下“六合彩”之乡的高帽，自然成了被集体炮轰之地，而宁江人也被这一群博士、硕士冠以“赌城人”的称号，林若萱未能幸免。正当她还沉浸在这种面红耳赤的尴尬之时，有好事者竟然还为此编起了顺口溜，说刚开始是“十个宁江人九个赌，还有一个不服输”；后来发展成为“十个宁江人九个赌，还有一个在上路”；在严厉打击下，又成了“十个宁江人九个赌，还有一个在跑路”；猛烈打击过后的再反弹就成了“十个宁江人

九个赌，还有一个在复苏”……众人嘲笑、抨击着宁江县的全民皆赌盛况，怂恿林若萱也要去拜师学赌，他们笑称她再不上路就会被开除宁江籍，林若萱的五脏六腑却如被针扎一般的疼痛。

在列数完地下“六合彩”的几大扰民滋事之罪状后，诸位“愤青”将宁江现象摆上了议事日程。大家一致认为，地下“六合彩”之所以在宁江先期着陆并安营扎寨，定然有着它的社会根源。为什么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赌也成了宁江人的显性特征？是否这个地方的人特别好胜？这种赌博方式它是通过什么途径蔓延的？有人建议对此做个专门调查研究。所长采纳了此建议，林若萱自然被公推担当此任，天时地利人和嘛。

“今天有行动，明晚七点老地方见！”短信再次响起。这次，发来短信的是林若萱的男朋友汪涵。汪涵大她两岁，三年前从政法大学毕业后被省委组织部选调到宁江县官美镇工作，去年年底正式调入省公安厅。今年年初宁江县开展声势浩大的专项打击地下“六合彩”活动以来，省公安厅派出了全面督查组，并下派部分人员到各个乡镇派出所挂职锻炼，主要协助开展专项整治工作，汪涵就在其中，他被下派到离县城十几公里的龙潭镇派出所担任副所长。

对于如此简洁明了的短信，林若萱已经习惯了。她只回了个“好”字就缓缓地下了楼。客厅里父亲林航正在看报纸。林若萱朝房间里探了一下头：“妈，你怎么连星期天也在忙啊！”

“噢！帮他们在算一些账！”蔡琳略微抬了一下头，并没停下手中的笔，她含笑对林若萱说道，“快去吃饭吧！特地为你煮了红薯稀饭，你最爱吃的！”

林若萱打了一碗稀饭，并不在餐厅坐下，而是直接将饭端到了客厅，坐在父亲的身边，津津有味地吃了起来。

“爸，看什么呢？”林若萱伸长了脖子看父亲手中的那张小报样的东西，“告全县人民书？”她不禁放下手中的碗，抢过小报看了起来。

告全县人民书

当宁江以及宁江人频繁地在新闻媒体上以负面的形象出现，朋友，你是否会有种面红耳赤的感觉？如果有，那说明你的良知还在，如果有，那说明我们的希望还在。“六合彩”这一可怕的恶魔，已经吞噬了太多人的良知，吞噬了太多人的清醒。我们已经在这个巨大的赌场上付出了我们发展的速度，付出了我们多年来积累起来的财富，也付出了我们人与人之间的诚信……

4

人有发财致富的愿望本没有错，关键是你所选择的致富的途径应该是理性的、正义的。当你以及你身边的很多人，抱着发财的梦想，一个接一个地陷进地下“六合彩”的漩涡中，辛苦积累下来的积蓄卷进去了，房子店面一间间地赔进去了，银行的贷款一笔笔地被吃进去了，亲情友情爱情消失殆尽了……有的人刚刚告别了贫困又走进了更贫困，有的人被关进了监狱，有的人甚至走上了不归路……朋友，难道你还不清醒，难道你还不懂得自救？什么娱乐游戏，什么智力测验，通通都是骗人的谎言！地下“六合彩”是可怕的赌博行为，它披着迷人的外衣，说着骗人的谎言，吞噬着你手中的金钱，也掠夺着你的良知。人们极其盲目地与这种不可确定的随机性赌，又有几个是赢家？十赌九输，这是一个不变的真理！要知道，成功并没有秘诀！致富并没有捷径！你的勤劳，你的智慧，你的吃苦耐劳，永远是你走向成功的唯一途径！

当政府部门花着大把大把的时间，拨出大把大把的财政经费，把本应使在发展经济上的谋略、精力、财力、物力全都用于研究如何制止这场瘟疫的时候，当多少商店关门谢客，多少农民开始过起守株待兔的日子的时候，也正是我们作茧自缚、裹足不前的时候，正是成功与发展越来越远离我们的时候！长此以往，我们将错过一次又一次前进的机遇，我们也将自己吞下失败与后退的恶果。

是时候来一场成果保卫战了！是时候来一场信誉保卫战了！如果你还沉迷在这个可怕的漩涡中，那么朋友，为了你，为了你的家人，请别再犹豫别再徘徊，与“六合彩”的诀别将是你获得重生的开始！为了整

个宁江的现在和未来，一起努力吧！

一个清醒的宁江人

2004年5月30日

“哇，太振奋人心了！”林若萱看着看着竟然站了起来，“爸，这是谁写的呀？太有感召力了！这个地下‘六合彩’真的把咱们宁江人的声誉都搞臭了，你要知道，所里竟然也有人把我叫做‘赌城人’！”

“是吗？这么严重？”林航转过头看着自己的女儿说，“听说是一个中学教师写的。也不知道一夜之间在哪个乡镇的学校冷不丁地冒出，学生们都在传阅，很多都带回家去动员自己的父母。后来许多乡镇政府直接将此文打印了发送到各家各户，引起了全县的轰动，县有线电视台还直接播放了全文。确实有一定水准！”

5

“我看真该给这个人记个大功！”林若萱赞叹着，一连串的问题同时涌了上来，“爸，你说同样是‘六合彩’，怎么人家香港那边都玩了几十年也不至于出什么跳楼自杀的事，到了咱这儿才几年怎么就滋生这些问题出来？这地下‘六合彩’到底是怎么买卖的呀？它的诱惑性怎么会这么大？我们国家现在不也有很多正规的彩票可以买，可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要去买这种非法的地下‘六合彩’呢？”

“怎么，这么快就进入角色了？其实，香港‘六合彩’跟我们的福利彩票、体育彩票是相类似的，它是非常规范、有序、公开的，49个号码中自选6个号码作为平码及一个特别号码投注，每注为港币5元，6个号码全部选中，不管次序，就算头奖。而咱们这里人玩的‘六合彩’是不法分子设立的外围彩，虽然开奖时间和香港‘六合彩’同步，开奖号码以香港‘六合彩’的开奖号码为依据，看起来似乎没什么两样，性质却完全不同，成了地下的了。”林航拿过茶杯喝了口茶，把身体往沙發的靠背上靠了靠继续说道，“你可以买‘特码’，也可以买‘平码’，小到5毛钱大到几万元都可以买。买中特码的赔率为1：40，买中平码‘二联码’赔率为1：55，买中平码‘三联码’赔率为1：250。最开头还有人会去买联码，但因为买特码相对简单，现在很多人都会选择买特

码，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买码。当然彩民不会就只买一个号码，为了提高中奖机会，他们可能会去包生肖、包大小、包单双，会去包波段，这样一来似乎把1/49的概率分别提高到1/12、1/2不等，但这种赌博的不可确定性经常出乎人们的意料之外。这一期你每个码包50元不出来，下一期你每个码就要包100元甚至更多，……这样成倍增长，不倾家荡产才怪！”

“爸，您刚才说的那个包单双比较好理解，那个包生肖好像说是把1~49这些数字对应12个生肖，……那个包大小，说是1~24为小数，25~49为大数，是不是这样？还有那个包波段，是怎么包的呀？”林若萱边说，边拿出了纸和笔。

6

“波段，好像是把1~49这些数字分别划分为红、蓝、绿三个波段，每个波段有十六七个数字，具体怎么划分我不大清楚，听说还有专门的波段卡、五行卡，那金木水火土五行也是相对应一些数字的！”

林若萱已经听得目瞪口呆。“那么复杂啊？那些划分有什么依据吗？哇，那买一次码不得研究多少资料啊！”

“哪有什么依据啊，都是一些莫名其妙的码报、码书，彩民们却看得不亦乐乎，看得云里雾里，一团雾水，就更有神秘感了！”

“哇，老爸，你怎么说起‘六合彩’就如数家珍啊？好像什么都知道呀？”林若萱看着自己的父亲说。

“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现在这儿‘六合彩’成风，而政府在下大力气打击，乡镇更是成了打击的重点，这么长时间来，朝也打暮也打，我们这些乡镇干部本来就是万能膏药，现在都快成了‘六合彩’专家了！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嘛！”林航把女儿手中的纸和笔拿下说道，“你不用急，要慢慢来，一口总吃不成个大胖子！你也可以找汪涵了解的，他那里肯定有很多这方面的材料！”

“嗯！”林若萱这才重新端起碗来吃饭。

龙潭镇派出所。所有警员都换上了便装，齐刷刷地在小院内集合。

“黄指导员呢？”所长陈建东眼睛像闪电，一扫过去，就发现少了个人。陈建东原来在县公安局当治安大队副队长，曾办过全县的几个大要案，去年刚调到龙潭镇当所长。虽然已经四十出头，但仍然充满着年轻人的阳光气息，一米七五的身高依然笔直挺拔，一双眼睛放射出犀利的光芒，就像是上了膛的子弹，大有洞穿人心之能事。有一次汪涵同他一起出去巡查，在对一辆小轿车进行例行检查时，陈建东竟然从司机衣角上的几点血迹发现了破绽，沿着这蛛丝马迹，最后查出了一个跨省杀人抢劫大案。

“黄指导员刚刚有人找，到外面去吃饭！”汪涵回答。

陈建东将所有人员按两人一小组进行了划分，并指定了临时组长，交代大家不能分散，以便有个照应。

分工完毕，指导员黄文凯才腆着“裤头比裤腿长”的超级啤酒肚，拿根牙签剔着牙缝，摇头晃脑横着个八字步，悠哉悠哉地走进了大院。他身高不足一米六五，却装上了腰围足有四尺的啤酒肚，每年全县警察技能检测，他的各项指标总是挂红灯。去年人事考核时，他突出重围，以群众举报信高居榜首的“业绩”被就地提拔当了个指导员。

看着这蓄势待发的阵势，黄文凯先是一惊，而后习惯性地提了提裤子，踱到陈建东的跟前，问道：“怎么，今晚准备袭击哪个村？”

陈建东并不直接回答，只是说：“看看再说！今晚你带汪涵他们一组！”

黄文凯从牙缝里抽出牙签，歪着嘴巴有点生气地说：“怎么，连我也要保密不成？”

陈建东赶紧说：“真的还没最后确定！待会儿看看情况再说！”

黄文凯暴突的大眼睛下的那块肌肉动了动，痛苦不堪地捂着肚子说：“我肚子不舒服，今晚就不去了！我在所里值班吧！”

犹如一个笨拙不便的孕妇，黄文凯托捧着他的大肚子无趣地走开。

陈建东不屑的目光冷冷地掠过黄文凯的背影。

七点刚过，陈建东招呼大家上了从镇政府临时调用来的丰田车，交代司机说：“等下跟上我们的车！”他自己则坐上了领路的吉普车，很干练地向前摆了一下手说：“出发，去潭美村！”

汪涵上了副驾驶室。他不经意地一回头，黄文凯站在窗户边，两手交叉在胸前……

8

车到了村部，大家改为步行。借着刚刚笼罩下来的一点朦胧夜色，所有的警员在陈建东的带领下前进。乡村对夜的感知似乎来得特别快，路上几乎看不到什么人，许多农户也都关上了大门。四周静悄悄的，偶尔几声犬吠才打破这份奇怪的平静。

几分钟后，来到了一座小楼房前。这是一座钢筋混凝土结构的楼房，外面砌着红砖，在周围低矮的平房的衬托下，这座红楼显得格外醒目。楼有三层，一楼黑黢黢的，二楼有电视的声音，三楼只有一个房间亮着灯，屋里人头攒动，有人在不停地接电话。时不时地有人通过大门进进出出，大门并没有锁。

按着陈建东的手势，所有的人都分散到了楼房的周围。汪涵装作无其事地在一条过道上走来走去，眼睛时不时地瞄一下楼上。这时，有几个人从楼里急急地走了出来，三楼房间灯光映衬下的人影好像就剩下了三两个。眼看着这几个人慢慢消失在刚刚降临的夜幕中，陈建东一个手势，所有队员以最快的速度集合到了门口。陈建东压低了声音对大家说道：“老杨你们两个负责看住这个出口，小汪、小耿你们两组跟我上三楼，老马你们两个上二楼，动作要快！”话刚说完，陈建东已推门而入。

汪涵他们四个小伙子跟着陈建东直接上了三楼，在楼梯拐角的最里间，亮着灯，锁着门，里面还有人在接听电话。汪涵上前敲了几下门，有人走来开门，门刚开了一道缝，五个人便一下子冲了进去。

开门的人指着汪涵他们叫道：“你们是什么人？干什么？”屋内还有两个人，还没回过神来，一个正接着电话，一个在靠窗的桌上忙着什么。见一行人来势凶猛，接电话的赶忙按掉电话，另外那个人也赶忙站了起来，神色有些紧张。

“我们是派出所的！”陈建东厉声喝道。

一听说是派出所的，接电话的那个大哥模样的人迎了上来。此人二三十岁，短平头，头上有两三处伤疤没长头发，闪着异样的光亮，个子不高，肥头大耳，脖子上的金项链足有小食指粗。他又是递烟，又是赔笑脸：“是警察同志啊，有事好好说，有事好好说！”开门的人赶快退到窗户边，朝另外一个人使了一下眼色，那人便不动声色地侧过身，伸手要去拿桌上的什么东西。刚够着，正准备往窗外扔，说时迟那时快，陈建东一大箭步跨上前去喝道：“不许动！”与此同时，他的两手已经有力地摁住了那人的手。

汪涵看到，那人用身体挡住的桌上，放着一台小型传真机，旁边是一个大大的烟灰缸，烟灰缸里有一小撮灰烬。那人的手，紧紧地攥着。

陈建东用力掰开那人的手。一张未燃尽的小纸片露了出来。尽管已经被熏得有些焦黄，但那上面的表格形状还清晰可见，应该是一张合计表，只残留着最底下的几行字：47,500,48,2000,49,10000……

两个队员赶快上前帮忙制服这个人。就在大家把注意力往这个人身上移的时候，开门人和大哥模样的人，闪到一边，想夺门而出。汪涵一个机灵，抓住了开门人的臂膀，另一个队友也很快上来一起将这三人制服。大哥模样的人趁着一片慌乱逃脱。汪涵还想去追，陈建东招呼了一句：“不用追了，老杨他们会对付他的！”

不出所料，只一会儿功夫，手机里就传来了老杨的声音：“陈所长，我们这边抓到了一个！”

经过搜查，他们搜出了一本码书，几张码报，还在床铺的木板下找出了一本记账本，记着某年某月某日某人欠多少款的账目，只是上面并未注明欠款事项，有些已经画上了红勾，估计已经还清。另外还有几张空白的账单，汪涵一看不禁咋舌：“好家伙，做得可真够水准的……横的是1~49的号码，竖的是金额……有每个人买码的明细账，还有累计的

总账，既可以按人头统计，也可以按号码统计……这表格还是专门印制的呢！”

“这张肯定就是像这样的总账，只可惜被烧掉了大部分！注意到了没有，这账里数额悬殊，你看这个才500元，这个有1万元，他肯定不敢这么冒险地全吃掉的，他的背后肯定还有大老板！”所长拿出那张烧剩的小纸头仔细一比照，陈建东很有经验地说。

汪涵不禁佩服队长看问题的深度和角度。眼看着二楼的家属又是哭又是闹，为了避免周围的群众聚集起来，大体上搜查了一下后，陈建东叫了一声“撤”，全体队员推着三名嫌疑人一路小跑上了警车。

警车开进派出所大院时，黄文凯正背着手立在台阶上。

见嫌疑人一个一个地从车上下来，黄文凯悠然地靠过来，主动跟陈建东打着招呼。“哇，战绩不小啊！”

大哥模样的人从警车上傲慢地走下来。

“啊！你？”黄文凯一看，惊讶失口。

那人也怔了一下。

“怎么？你们认识？”陈建东敏锐的眼睛闪过黄文凯的面部，问道。

“不，不……我们怎么会认识？”黄文凯躲闪着眼神，赶忙掩饰说，“我是觉得这个人有些眼熟，我，我应该是在哪儿见过他！”

那人轻蔑的眼神从黄文凯身上跳过，尔后，挺了挺胸膛走进了审讯室。

天空中连着打了几个闷雷。

夜已渐渐地暗了下来。一阵又一阵的闷雷后，窗外沙沙地下起雨，陈紫雯静静地站在窗前，看窗户玻璃上缓缓流下的一条条雨线。不施粉黛的一张极其素净的脸，配着乌黑的齐耳短发，斜剪的刘海，把一张童话版的娃娃脸映衬得格外精致。她的忧郁的眼神试图穿透这重重雨幕，却无时无刻不被侵略眼底的心事一次次击伤。浸在一汪水中的柔柔的眼神写着忧伤，写着满满的期盼。她的心情阴郁着，就如这阴郁的天。都说诗意的女人总是多愁善感，她就是这样一个人。她本来就是一个内向的人，她又是一个天真而又爱做梦的女人。她就这样站着，眼睛茫然。

表妹林若萱说过像她这样一个忧郁的公主，只有等到哪天碰上一个快乐王子，才能拯救她的快乐。可是，真的碰上了，她快乐了，却也更忧郁了。表妹刚才打来电话，约她一起出去玩，她婉拒了。这样的夜晚，她宁可一次次地陷在无止境的回忆中。回忆虽然有些遥远，但总有淡淡的酸楚，浓浓的甜蜜。

我为什么要爱上他？当初那么多人在追，我都看不上眼，为什么唯独心动于这样一个让我捉摸不透的男人？我们本来就是两种完全不同类型的人，我一直是个乖乖女，他读高中时就曾因为替同学出气被学校处分过，直到现在他仍是一个不能够安分的人……可为什么我就会痴迷于这样的人？他整天都在忙什么？生意？除了生意他都在干什么？我希望得到的是精神的慰藉，可他什么时候有过时间来陪我？我的诗意如何与他的直白接轨？为什么灼人的思维方式的碰撞却无以阻挡思念的脚步，反而催促着我对他莫名的吸引与依附？

她知道，这是一种极不对称的爱，热恋之中的她在陷入极大的幸福